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續編

藝苑卮言卷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又嘗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孟兼性剛愎好出人上爲按察副使上冢歸邑令謁之不爲禮帝聞之弗善也又與布政使吳印爭帝大怒摘捶之幾絕乃賜死。

當是時詩名家者無過劉誠意伯溫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師劉雖以籌策佐命然爲讒邪所間主恩幾不終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辭遷命歸教授諸生以草魏守觀上梁文腰斬袁可師爲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忤旨僞爲風癲備極艱苦數年而後得老死文名家者無過宋學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後以孫慎註誤一子一孫大辟流竄蜀道而死子充出使雲南爲元孽所殺歸骨無地嗚呼士生於斯亦不

幸哉。

劉誠意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爲慶雲。擬賦詩。劉獨引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高皇帝下金陵。劉建帷幄之勛。爲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爲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尤稱絕倫。高皇帝徵廉夫脩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婦謠。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太僕爲弘文館學士。方貴重。上一日聞履聲。問爲誰。太僕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人以定楊危之優劣。倪顧各散家資。顧仍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顧倪之富。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陶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

輩主之。刻其尤者爲式。饒介之仕僞吳。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後承平久。張洪脩撰。每爲人作一文。僅得五百錢。

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爲中書庶吉士。上試詩稱旨。賜鞍馬筆札。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部索皂人。不得。卽之尙書所。嫚罵。尙書以聞。上弗責也。曰。縉逸當爾耶。苦以御史。卽除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爲一時冠。而意氣闊疎。又性剛多忤。上聞之。亦弗善也。出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偈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往。上大怒。徵下獄。三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曾學士子啓。上嘗召試天馬歌。援筆立就。佳之。賜寶帶。又因醉遣火。延燒民居。上弗罪也。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景泰中。稱詩豪者十才子。而劉溥。湯胤績爲之首。劉太醫吏目。湯參將也。湯尤縱誕。每稱杜陵無好句。然與劉論詩。伏不出一語。劉欽謨載其

事及溥白鵲詩甚詳。成化中郎署有詩名者。無過於劉昌欽謨。夏寅正夫。欽謨無題與正夫虔州懷古詩。懷麓堂詩話亦載之。然俱平平耳。他作愈不稱。

桑民懌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嘍。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圯。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爲尙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某先輩譔。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

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旣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旦雨淫。傳舍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卽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柰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己。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曰。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卽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卽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

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楊君謙爲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踣掉不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爲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難致仕何。卽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旣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踪跡益詭怪寡合。出敝冠服羸輿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韐戎錦。已怪之。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與秩。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

背謀於賢。乃以他語懇上放歸。歸益不自憚。諸後進少年非薄之。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

祝希哲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脩行檢。嘗傳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齎金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雖累帑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又捐業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所請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醉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唐伯虎與里中生張夢晉善。張才大不及唐。而放誕過之。恒曰。日休小

豎子耳。尙能稱醉士。我獨不耶。一日游虎丘。會數賈飲山上亭。且詠靈
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酒間具。何當論詩。我且戲之。事更衣爲丐者。上
丐賈。食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奈何。賈
大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賈不測。始令賡。張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
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蘿陰下。賈陰使人伺之。無見也。大駭。
以爲神僊云。張度賈遠。則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伯虎舉
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妬婦。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嘗
作答文徵明書及桃花庵歌。見者靡不酸鼻也。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爲人作詩文書畫者三。一諸王國。一中貴人。一外
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執書。誠吾吳傑出者也。吾少年
時不經事。意輕其詩文。雖與酬酢。而甚鹵莽。年來從其次孫請爲作傳。
亦足稱懺悔文耳。

長沙公少爲詩有聲。旣得大位。愈自喜。擢拔少年輕俊者。一時爭慕歸
之。雖模楷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之於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適利。天授既奇。師法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要其所詣。亦可略陳。騷賦上擬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極。擬樂府自魏而後。有逼真者。然不如自運。滔滔莽莽。選體建安。以至李杜。無所不有。第於謝監。未是初日芙蓉。僅作顏光祿耳。七言歌行。縱橫如意。開闔有法。最爲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絕。時詣妙境。七言雄渾豪麗。深於少陵。抵掌捧心。不能厭服衆志。文酷倣左氏司馬。叙事則奇。持論則短。間出應酬。頗傷率易。

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義取師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調而無累句。詩體翩翩。俱在鴈行。顧華玉稱其咳唾珠璣。人倫之雋。騷賦啓發。擬六朝者頗佳。他文促薄。似未稱是。

昌穀少卽擣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迨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樂府選體歌行絕句。咀六朝之精旨。採唐初之妙則。天才高朗。英英獨照。律體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遺也。騷誄頌剗。宛爾潘陸。惜微短耳。今中原豪傑。師尊獻吉。後俊開敏。服膺何生。三吳輕雋。復爲昌穀左袒。

摘瑕攻類。以模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何孕。徐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刪之則精。二子所不足者。加我數年。亦未至矣。

徐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脩有六朝之學而非其才。薛君采才不如徐。學不如楊。而小撮其短。又事事不如何李。樂府五言古。可得伯仲耳。

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於鳥。瓊瑤之於石。松桂之於木也。高叔嗣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彝也。高季迪之流暢。邊庭實之開麗。鄭繼之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孫太初之奇拔。顧華玉之和適。李賓之之通爽。馬仲房之華整。皆其次也。可謂兼能而不足。薛君采俞仲蔚之於五言古。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子與之於七言律。高子業之於五言古。近體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餘。

李文正爲古樂府。一史斷耳。十不能得一。黃才伯辭不稱法。顧華玉邊庭實。劉伯溫。法不勝辭。此四人者。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差自質勝。十不能得四。徐昌穀雖不得叩源推委。而風調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饒

本色。然時時已調雜之。十不能得七。于鱗字字合矣。然可謂十不失一。亦不能得八。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爲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脩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相掎擊。遂致小間。蓋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漸不能平耳。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文恐不得何意。吾曹與戴。仲鵬。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稱。

李獻吉爲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遇醉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也。

李獻吉旣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長跪。李獨植立。俞怪問足下何官耶。李徐答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後與御史有隙。卽率諸生手銀鐺。欲鎖御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坐搆免。名益重。方岳部使過汴。必謁李。年位

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客侍坐。往往不堪。乃起寧藩之獄。陷李幾死。林尚書待用力救得免。自是不復振。

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爲堂奧。以蘊藉爲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異。黃勉之云。興起學士。挽回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匯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其推尊之可謂至矣。然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使老夫須下拜。便教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則似有不盡然者。及觀何之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空同丙寅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李之駁何。則曰。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闊大者鮮把持。文又無針線。又云。如仲默神女賦。帝京篇。南游日。北上年。四句接用。

古有此法乎。蓋彼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雖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言。雖中若戈矛。而功等藥石。特何謂李江西以後爲離。與勉之言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搆易。則麤縱而弗工。

獻吉之於文。復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厭服衆志者。何居。一曰操撰易。一曰下語雜。易則沈思者病之。雜則顓古者卑之。

獻吉文如譜傳于肅愍康長公碑封事數章佳耳。其他多涉套。而送行序尤率意可厭。殷少保正甫爲于鱗誌銘云。能不爲獻吉也者。乃能爲獻吉者乎。唯于鱗自云亦然。

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鱗鳳乎。夫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賦至何李。差足吐氣。然亦未是當家。近見盧次楨繁麗濃至。是伊門第

一手也。惜應酬爲累。未盡陶洗之力耳。余與李于鱗言。盧是一富賈。胡羣寶悉聚。所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李大笑以爲知言。然李材高。不肯作賦。不知何也。僉仲蔚小。乃時得佳者。其爲誄贊辭殊古。

余嘗於同年袁生處。見獻吉與其父永之僉憲書。極言其內弟左國璣猜忌之狀。末有云。此人尙爾。何況邊李耶。邊蓋尙書庭實。與獻吉素稱國士交者。又獻吉晚爲其甥曹嘉所厄。良苦。豈文士結習。例不免中人忌耶。

仲默別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獻吉自選。然亦多駁雜可刪者。余見李嵩憲長稱其黃河水遶漢宮牆。河上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一首。李開先少卿誦其逸詩。凡十餘首。極有雄渾流麗勝。其集中存者。爾時不見選。何也。余往被酒跌宕。不能請錄之。深以爲恨。

昌穀自選迪功集。咸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爲刻外集。袁氏爲刻

五集五集卽少年時所稱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者是已。餘多稚俗之語。不堪覆瓿。世人猥以重名。遂槩收梓。不知舞陽絳灌旣貴後。爲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寧不泚顙。

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絕句俱有大力。要之有化境在。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爲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幸强黃犢健。柳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鷄別帝卿。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鱸傍。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梁。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爲本朝七言律翹楚。而諸家選俱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解也。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華州王維楨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夢陽具體而